

震宇新記

(三)

鄭貞銘

——中華國劇團奧地利紀行

九月廿七日 星期一 維也納

晨六點起牀，八點搭S.A.S的班機從戈登堡出發，飛往奧地利首都——維也納。

我們曾在丹麥首都——哥本哈根的機場停留一點廿分鐘。經紀人原申請中華國劇團到丹麥演出，但受到匪偽使館的壓力，始終拿不到簽證，所以祇能在過境室停留。

丹麥輿論界很支持我們，紛紛著論抨擊他們的政府，更指責共匪以政治干預藝術；反對黨也提出嚴厲的質詢，並贊成給中華國劇團以入境簽證。

我們在過境室停留期間，不少當地新聞記者來為我們拍照，並訪問我們，團員們對記者們申張正義十分感謝。

十一點半鐘，我們抵達了維也納機場，但見熱烈歡迎的人羣與紅布條。歡迎人羣中更有不少人持有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揮舞着，這是大家離開臺北、經過一場在北歐的艱苦奮鬥後，第一

次受到如此熱烈的歡迎人潮，團員們心情的激動與興奮可想而知。

中國文化研究所主任虞為、副主任邱進益、僑領吳家財以及留學生代表謝英杰、宋后傑等都在機場歡迎，有的是舊識，有的是新知，但都像一家人一樣的親切。

虞為主任轉來一份教育部部長蔣彥士的賀電，嘉許全國在北歐的英勇奮鬥，尤其是奧斯陸一仗，更充分證明了我們的堅定、勇敢與沉着，他希望大家繼續奮鬥。

虞為主任告訴我們：匪偽在奧地利的使館約有五十多人，這些日子每日派代表到奧國外交部抗議，但奧國政府為事關藝術，不予理會。

匪偽對抗我演出，並於上週從北平派來兩部專機，載運一百八十多個團員，演出「紅色娘子軍」、「白毛女」等樣板戲，與我打對臺，匪團並於上週六起至十二月二日止演出。

當然，這是一場艱鉅的戰鬥，但我們將發揮國隊精神，處變不驚、莊敬自強。

午飯在旅社吃炸豬排，晚飯則應金龍飯店總經理，也是中國人協會理事長吳家財的晚宴。吳理事長在維也納開有三家餐廳，完全是克勤克儉、白手起家。我問他在異地成功的秘訣。他說：「以誠待人，一切親自動手。」

從國內來的中央海工會副主任曾廣順適在維也納，也參加了今晚的餐會。

曾任維也納大學校長的溫克勒教授 (Prof. Gunther Windler) (現任該校法律研究所主任)，號稱「中華民國之友」，今晚也參加我們的餐會。溫克勒教授說：惟有人與人多接觸，文化與文化相交流，才能達到溝通世界了解的目的。他強調：政治有界線，但友誼無界線，藝術更是沒有界線的。

飯後由留學生謝英杰作嚮導，乘車夜遊維也納，這世界聞名的音樂之都風光，一一在我們眼前出現。

九月廿八日 星期二 維也納

中華國劇團在維也納的公演將在十天以後，我們住宿在離維也納市約卅分鐘汽車行程的郊外“Hotel Restaurant”。這家旅館瀕臨世界聞名的多瑙河畔，風光瀟灑。我們在這裏重新排戲，以期有更完善的演出。

我以為：在這空檔的十天，團員們的精神容易鬆懈。所以與步副領隊天鵬、王顧問振祖商量，並於上午召集同仁談話，加強同仁的演藝訓練與生活輔導。在挪威奧斯陸的一場，可以說是「武鬪」；在維也納，我們則將以真正的中國國粹贏得更大的勝利。

午飯後，虞為主任協同幾位留學生陪同大家逛街，晚餐則由亞洲飯店經理請客。

中華國劇團抵維也納，成了此間大眾傳播媒介熱烈報導的對象。今天，虞為主任拿來西德的南德日報，該報在評論中，指責他們的政府不讓中華國劇團在西德境內演出，是一項愚昧無知、缺乏思考的怯弱政策。

南德日報說：西德號稱自由國土，為什麼要參與政治性的爭執，偏袒一方？一種內容不滲透政治宣傳，藝術上又能引人入勝，廣受歡迎的戲劇，為什麼要阻止它的演出？

這真是一篇正義的呼聲。

連日夜晚，大家在旅社內看電視，發現兩個特色：

第一、節目很高尚，尤多文化與藝術節目，例如歌劇的演出，水準很高。奧地利之所以成為音樂藝術之國，其來有自。

第二、節目中間很少插播廣告。廣告都是在

節目前後，而且拍攝水準很高，有藝術欣賞價值，而且彩色很鮮艷。

九月廿九日 星期三 維也納

連日在維也納，對這個馳名的都市瞭解漸多。

維也納位於奧地利東北部的維也納盆地，西倚蒼翠的「維也納森林山」，美麗的多瑙河與多瑙運河由北方向東南繞穿市區，風景如畫。有人形容維也納是一個夢幻之城。誠然，每當朝陽初升或夕陽西下時，多瑙河與運河兩旁的風光格外迷人。

維也納西邊的市郊，靠近阿爾卑斯山麓一帶，有一處著名的風景絕佳的湖泊區，綠油油山峯頂上的皚皚白雪，傳奇式古老村落環繞澄碧的湖沼，都令人嘆為觀止。

同仁們全天都在排戲，大家十分認真。每位同仁都瞭解責任重大，尤其在共匪派出樣板戲來演出之時，更可以給奧國人一個比較機會，誰是中國真正的藝術。

下午率部分同仁拜會虞為主任，感謝他多方協助與支援。會後由謝英杰陪同，參觀市中心區的教堂。

維也納市區內教堂林立，其中聖·史蒂芬教堂是歐洲少數最古的天主教堂之一，它的建築是哥德式的，特別是那高聳雲霄的頂尖鐘樓，非但建築奇巧，更成為奧國人民民族精神的象徵。

這座教堂的鐘聲曾經喚醒奧國人抵抗土耳其與拿破崙的侵略。二次大戰時，這座歷史性的鐘

樓，曾被納粹砲火所毀，但戰事一停，奧人就立即組成志願隊，搶修這座精神堡壘。

奧國人民百分之八十以上為天主教教友，老一輩的思想較保守，但並不頑固。因為歐洲一向着重個人主義，只要個人行事，不干涉別人自由，都可容忍。

晚間，與部份同仁趕到人文博物院聽曾培教授的演講。曾教授是曾虛白老師的公子現任故宮博物院的研究員，對書畫都有研究，此次專程從臺北出發，巡迴各地演講。他的下一站將是西德。今天是曾教授在維也納的第二場演講，談中國繪畫中的鳥，聽講的人很多，聽後發問的也很踴躍。足證中國文化在世界各地都很吃香，同時這也是很有意義的文化交流。

九月卅日 星期四 維也納

今天下雨，同仁們在旅社繼續排練到中南美演出的戲。這次中華國劇團在歐洲是演出劇情戲——「貂蟬」與「金山寺」；在中南美則將演出集錦戲——包括拾玉鐲、三叉口、斬顏良、戰金山、水簾洞等。

下午與部分同仁去買「蝴蝶夫人」的歌劇票。記得蔣部長曾囑咐本團，讓大家可以看看歌劇以資觀摩，並提高我國演藝人員的水準。

維也納的國家歌劇院馳名世界，這座歌劇院曾於一九四五年為砲火所燬，但在戰後經過重建，完全恢復舊觀。一九五五年十一月重建後首次演出貝多芬的名劇——「菲達利阿」，這是貝多芬在維也納期間所寫的唯一歌劇，演出之時，盛

況空前，不僅歌劇院內座無虛席，連街頭擴音器旁也擠滿了人。

我們更可以在街頭看到許多音樂家的紀念像，例如海頓、莫札特、約翰·史特勞斯、舒伯特等，都是舉世聞名的一流人物。我們可以用「如癡如狂」四個字來形容奧國人之喜愛音樂，據說即使在小鄉村，也有够水準的小型樂隊。

共匪的「紅色娘子軍」演出了兩天，這幾天奧國輿論界幾乎給予一致的惡評。他們認為共匪演出的音樂演奏不倫不類、不中不西，毫無中國音樂的美感；同時，共匪在演出時，充滿宣傳口號與政治教條，根本談不上藝術。

維也納電視播出匪演出的部分現況，可以說雜亂無章，同時在舞臺上動槍動刀，予人惡感，演員沒有感情，祇有口號與八股。

為了保證我國的演出成功，我曾向同仁要求幾點：

第一、在維也納的三場演出，關係重大，我們將在每場演出後檢討。

第二、在演出時，全體同仁必須把全部精神放在舞臺上，認真演出。

第三、主角更須特別注重保護嗓音。

第四、化粧要求認真，盔頭要紮緊，避免演出中途失落。

第五、謝幕方式重新研究。

我堅信：以藝術的水準競爭，必可獲得奧國人民公允的評論。

十月一日 星期五 維也納

從一個對國劇不懂的門外漢，經過幾個月的身心體驗與瞭解，實在覺得今後繼續保存及發揚這項國粹的重要性。

記得在接受這項任務之後，我曾經連着半個月謝絕一切應酬，每晚到臺北國軍文藝活動中心觀賞平劇，並買了幾本有關的書「惡補」，現在越來越覺得有興趣了！

今天向國內有關首長作下列三點建議：

第一、為繼續發揚國粹，政府應寬列預算，成立國家劇場與國家劇團。以第一流設備，第一流待遇，培養第一流人才，並要求第一流的藝術水準。

第二、繼續與沒有邦交國家加強文化交流，以促進國民的友誼，至少應與經濟貿易齊頭並進。

第三、國內大眾傳播事業，尤其是電視事業，對於文化、藝術應善盡宣揚、傳播之責，並以此為己任。

以上三點都是有感而發。以奧地利電視事業為例，其對藝術之不斷傳播、倡導、貢獻很多，這是鐵一般的事實。

十月二日 星期六 維也納

整天沒有外出，繼續作各種演出的準備。部份同仁則於晚間出去看歌劇「蝴蝶夫人」。

閒暇與同仁們聊天，瞭解他們平日的生、活、困難及想法，收穫甚多。

這一批都是醉心國劇的好青年，無論男女都希望為宣揚國粹多作點事，我們應該成全、協助

他們達成心願。

十月三日 星期日 格拉茲

上午八點卅分，全體同仁搭專車赴格拉茲市參觀國際商展。

格拉茲是奧國第二大城市，離維也納約三個多小時行程。這是一個有二十萬人口的都市，但每次商展都吸引觀衆在四十萬人以上。這次展出適值七十週年紀念，不僅內容豐富，而且設計新穎，會場內擠得水洩不通。

參展的共有廿四個國家，我中華民國是以正式國家身份應邀展出，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飄揚會場，這對一個沒有正式邦交的國家來說，是一樁不平凡的事。

中華民國館位於國際館二樓正中央，地位顯著。由於路途遙遠，我館祇有樣品展出，而未能現場出售。展出樣品中，以紡織、食品、運動器材、家庭用具、電器、手工藝品與樂器為主。

主持中國館的館長陳士驥說：我國對外貿易不斷有長足進步，今後如能確實遵守交貨時間，並改進包裝，則前途更看好。

陳館長希望國內廠商多多參加國際商展，因為這是一樁推廣對外貿易有效而經濟的辦法。

中華國劇團員今天成為國際商展中最受矚目的觀衆，許多記者來拍攝照片。

歸程中，同仁欣賞國語歌曲錄音帶，由於久不聽此調，所以特別受歡迎，其中尤以鳳飛飛、劉文正的歌更出盡鋒頭。

十月四日 星期一 維也納

上午九時搭專車，經歷三個小時路程到里歐本市 (Leoben)，作柏殊 (Fosch) 市長的貴賓。柏殊市長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認識嚴蘭靜、萬興民、劉興慧等幾位團員，對中國婦女的氣質與嫻慧十分欣賞，乃邀請全體團員前往訪問。

這是一個四萬人口的都市，市長秘書為我們作了個簡報，介紹這個奧國的重工業之城。柏殊市長在午宴席上致詞表示，奧國人民對文化、藝術的興趣遠超過政治，他對中華民國為保持傳統文化所作的努力表示讚佩。

然後，柏殊市長以該市市徽鴉鳥贈送每位團員。該鴉鳥能吸鐵，保持了里歐市的清潔。我們也以團徽與書籍回贈。

在市政大樓樓下，我們參觀了新聞攝影展。這是一個極為出色的攝影展，共有四百卅四幅不同畫面，包括來自八十六個國家，一百七十位攝影家的傑作，一九七四年曾經在科隆展覽過。畫展總題名為：「到天堂之路」，其中包括很多大陸匪區暴政的照片，令人看後氣憤填膺。

然後我們又參觀該城的影劇院，據說這是全歐洲最古老的歌劇院，建築於二百多年前，目前仍在上演，該劇院的舞臺，演奏臺與觀眾席各位佔三分之一位置。

接着又去參觀博物院，在一個三層樓的建築內，琳瑯滿目，應有盡有；里奧本雖是一個小城市，但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，看後令人欽敬。

晚八點回到市區，由留學生謝英杰招待晚餐。謝英杰畢業於國立藝專，現在維也納大學深造，同時開了一家「中國飯店」。這幾天，謝英杰始終與團員的影子同在，他是一位極富幽默感，而又熱忱愛國的青年。

十月五日 星期二 維也納

今天抽暇寫信給教育部長官，建議幾點：

一、團員中復興劇校第一期學生葉復潤、曹復永、趙復芬等皆極優秀，應設法保送出國或在國內有關學府繼續深造，使其藝術造詣日有進境，並為振興國劇而努力。

二、徐中非、吳興國、翁中芹、劉中羣、李中堅、林中原、萬興民等都在華岡求學，請給予公假，避免時間浪費，並安心在國外宣揚國粹！

三、王中黎、于中瑞、李中興等三位團員表現甚佳，應請考慮保送國劇科系。

下午遊覽名勝。維也納的歷史古跡大多集中於內城，那是中世紀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都城所在。這些歷史勝蹟有皇宮、御用教室、花園以及衆所仰慕的皇家寶庫，內中收藏的物件都有它的一段特殊歷史，其中神聖羅馬皇帝的皇冠以及皇室御用的珍玩奇寶，讓人看得眼花撩亂。

十月六日 星期三 維也納

上午十點半，在預定演出的音樂廳舉行記者招待會，這是中華國劇團抵維也納後首次與當地記者晤面。

音樂廳有四層包廂，共一千八百多個座位，

是此地第一流的歌劇院。在音樂廳演出，就表示已經達到奧地利的國家藝術水準，這是很榮譽的事。與共匪之在體育場演出，不可同日而語。

音樂廳負責人對記者們說明了中華國劇團的歷史和訪問演出之背景，然後由出席團員盛裝後讓記者拍攝照片，其中電視臺並拍攝了不少彩排鏡頭。

參加今天記者會的團員有徐露、趙復芬、李陸齡、葉復潤、曹復永、齊復強和李志堅。

晚上部分同仁去觀賞芭蕾舞的演出。

十月七日 星期四 維也納

上午利用早餐後的時間對同仁講話約十五分鐘，強調我中華國劇團在維也納的三天公演，影響重大，因為這是真正與共匪面對面的展開文化作戰，我希望同仁各自盡忠職守，認真演出。

此外，我們並就演出時之燈光、音樂、服裝、謝幕、噪音等作多方面的檢討改進，特別是在團隊合作方面更是嚴格要求大家。

中午，維也納華僑社會的太太們做了許多菜帶來旅社，與全體同仁共敘一堂。這是一場盛況空前的聚餐會，大家吃了以後直呼過癮。

鳳凰飯店經理朱靖一也送來幾箱水果給同仁，朱經理希望請大家吃飯，也因為日程已經排滿而婉謝。

華僑們的感情實在令人感動。再想想匪團自北平出發時，連厨子都要帶，不禁啞然失笑。原來華僑餐館一致決定，不為匪團作中國飯菜，而對中華國劇團的服務則無微不至，這種真摯的愛

國心與同胞愛，怎不使人感動？

十月八日 星期五 維也納

今晚是中秋，今年由於潤八月，過兩個中秋節，一次在臺灣，一次則在國外，此時此地，怎不心懷祖國，心想家人？

上午，同仁繼續排戲，中午吃飯時間並宣佈了幾件事，目的在使全體同仁保持警戒心，因為匪對我團的打擊仍然不遺餘力，我們不可掉以輕心。

愈是接近演出，心情愈是沉重。這種心理負荷是任何非身歷其境的人所難以想像的。

下午在音樂廳彩排，有來自德國的電視記者拍攝記錄影片，更有許多留學生來先睹為快，其中曾紀律，陳定智，楊維明更熱心地幫忙副領隊天鵬兄照顧燈光問題。

晚上，奧國電視臺播出我國將公演的新聞與紀錄影片約五分鐘，並有片斷比較我國與匪的演出。真金不怕火煉，「不怕貨比貨，就怕不識貨」，我們有足夠信心打勝這一仗的。

在另一個節目中，奧國電視臺並在黃金時間播出我國進步實況的影片，全長約十五分鐘，收看民衆預計在三百萬人以上。

這項節目是由奧國最著名的電視女記者赫格（Heger）主持。赫格說：中華民國在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中，由於蔣經國院長的卓越領導，不僅安穩渡過，而且繼續繁榮發展，中華民國表現了更大的信心與決心。

電視臺並對蔣院長的親民作風與廉明政策表

示推崇。它說：蔣院長經常訪問農村，勤求民瘼，很得民衆的擁護。影片並播出蔣院長與謝東閣主席到民間訪問，在麵攤吃麵的鏡頭。

今時，影片中也插播一段中華國劇團的表演。赫格說：中國大陸自江青改造中國戲劇後，傳統的中國戲劇藝術已蕩然無存，要看中國真正的傳統戲劇藝術，祇有看定於明天起正式演出的中華國劇團表演。

同仁們看了這段電視影片，士氣更爲之振奮不已。

十月九日 星期六 維也納

今天在維也納的首場演出，獲得空前成功，同仁們爲此感到興奮、激動，許多女團員含着微笑的淚水，這是高興的極度表現！

雖然在音樂廳外，有匪共以金錢收買的八十餘名南斯拉夫工人在示威、叫囂，但民衆早已對他們唾棄，不予理會，團員們更是司空見慣，處變不驚了。

今天我們排出了最佳陣容：在「金山寺」中，徐露飾白蛇，李陸齡飾青蛇，曹復永飾許仙，葉復潤飾法海。在「貂蟬」一劇中，趙復芬飾貂蟬，曹復永飾呂布，葉復潤飾王允，高德松飾董卓，這是堂堂陣容。

打大鼓的陳慧柏這些天腳腫，但仍抱病工作

一般說來，奧國觀衆有極高的歌劇藝術欣賞水準，所以冷靜而無情。但在今天演出後，中華國劇團贏得歷久不斷的掌聲，證明這是一場空前

成功的演出。

誠如溫克勒教授所說，除了真正的藝術，誰也沒有辦法命令觀衆鼓掌。

贏得掌聲最高的，該是翁中芹在「金山寺」一幕中，演出絕技「打出手」，配搭是齊復強；此外，毛氏兄弟——毛復海與毛復奎，在武打節目中，也配合演出天衣無縫的絕技。

出席今晚公演的，包括韓國大使楊柳沐夫婦、維也納外籍記者協會會長范雷爾和許多奧地利政府的官員；至於華僑家庭幾乎全家動員。中國觀衆中，並有數名來自瑞士的留學生劉繼陽等。

場外，我們還得注意左派的騷擾，這真是與匪作戰的最前線；場內，觀衆在熱烈的掌聲和喝采外，並以踏地板，以表示他們對中國國劇的着迷。團員們在閉幕後，曾出場謝幕八次之多。

數十名好奇的觀衆在散場後湧到後臺向演員道賀，並要求在特刊上簽名留念。

演出後，部份同仁赴亞洲飯店宵夜，與貴賓們歡聚一堂，出席的多是社會名流，銀行界鉅子，文化界知名之士，以及當地著名的記者，大家好奇地問東問西，並爭與團員合影。回到旅社已是凌晨一點，混身疲累，但也一直興奮。

十月十日 星期日 維也納

今天是雙十國慶，能夠有機會在異地與僑胞共渡佳節，也是一件有意義的事。

慶祝會於中午假亞洲飯店舉行，出席者二百人，擠得水洩不通。

虞爲主任在致詞中，勉勵大家緬懷先烈革命

精神。他說：祇要我們繼續發揮勇往邁進的精神，必可完成復國建國的使命。

溫克勒教授也在會中致賀詞，他說：中華民國與奧國雖無正式邦交，但中華民國在奧國有許多真正的友誼，尤其是昨晚中華劇團的精彩表演，更使奧國人民對中華民國保存文化與藝術的精神有更深刻的認識。

我也曾應邀在會中致詞，我說：今天中華劇團能够在奧地利與僑胞共渡雙十國慶，這在每一個團員生命史上都是可紀念的一頁。雖然中、奧沒有正式邦交，但中華民國在奧國擁有多朋友，這證明了中國古話所說：「吾道不孤」之真理。

典禮過後，大家就在亞洲飯店舉行午餐會，然後放映「十字路口」電影。

下午四點，團員就開始進入劇院作各種準備工作。漢堡電視臺今天派了五位製作人，攝影師與記者專程從德國趕到拍攝影片，以備在德國全境放映。

紀錄影片拍攝三段內容：一為董卓出場、一為船家女划船、一為翁中芹之打出手。這三段都是精華，相信播出後必然轟動全境，影響深遠。

晚間的演出仍然一如昨日之轟動。由徐露主演的「白蛇傳」演畢後，所有觀眾拒絕離場，演員謝幕達二十分鐘之久。許多女觀眾紛紛跑到幕前與徐露握手，並親吻她的手，以表示他們的欣賞。徐露並將觀眾獻給她的花朵撒向臺下，她感動的哭泣，她說：「這是我畢生最令人感動的一晚。」

然後，由溫克勒教授在福仁飯店宴請全團，他實在為中華民國作了不少事情。

十月十一日 星期一 維也納

上午接家書，知道家裏一切均安，免懸遠念。

同時接蔣部長之函，都長說：「國劇團訪歐，係我大型藝術團體赴歐公演之首次，可謂任重道遠，而匪偽份子處思積慮百般阻撓，更足證我傳統國粹藝術之普受歡迎。」蔣部長並囑咐說：旅途多艱，仍請洽經紀人及各國主辦單位事前妥為準備，防範左傾份子阻撓演出之企圖。」

五點，團員入劇院，我對全體同仁說了下面的意思：

「以維也納觀眾與輿論界的熱烈歡迎與讚揚，可以說他們是對得起我們的。如今就要看我們是否對得起他們了。今天我們在維也納演出的最後一場，我們必須作更認真的演出，大家要全力以赴，才對得起觀眾。」

講話中，我並宣讀了蔣部長的信及中央日報的社論。中央日報在社論中對中華國劇團在北歐的奮戰有讚詞，並提出許多振興國劇的意見，很寶貴。

團員們聽後精神為之一振。

全場依然爆滿，觀眾的反應熱烈無比，也有觀眾是再度入場來看。一位來自西德的女士，也是歌劇演員。據她告訴我：她連看了三場，一場是看劇情，一場是看表情動作與服裝，今天最後一場是專誠來錄音。

像這樣熱心的觀眾真不在少數。

十月十二日 星期二 沙斯堡

結束了維也納的三天公演後，中華國劇團全體團員上午八時搭乘遊覽車巡迴奧國各大城市演出，首抵沙斯堡 (Salzburg)，這是一個小城鎮，風光明媚，安祥恬靜，是奧國著名的城鎮。

午餐過後，偕同幾位團員乘馬車逛街道，很有中古世紀的風味，老百姓閑悠而和善，他們大多對我們投以好奇的眼光，有的則簡單地交談幾句話。

接着同仁又乘電纜車遊古堡，這古堡是沙斯堡的象徵，也是沙斯堡名稱之由來。在堡上俯瞰全市，盡入眼底，我們拍了不少紀念照片。

五點，同仁集合進劇院準備演出，雖然這不是大城，但劇院的建築與設備不讓維也納，歐洲人對藝術極端重視，肯投資，並大力倡導，所以有今日的藝術成就，天下事都是一樣：一分耕耘，一分收穫。

七點半準時演出，依然滿座，喝采聲亦同樣熱烈。有觀眾對我說：中華國劇團如果在此連續演出一個禮拜，一樣可以滿座，祇可惜我們祇能在此演出一天！

十月十三日 星期三 克拉根福

早晨九點半從沙斯堡出發，轉往克拉根福 (Klagenfurt) 演出，這是奧國南部的重要都市。

一路上青山翠嶺，樹林蔥綠，風景絕佳，可以說祇能在電影上才能看到這些鏡頭。有位同仁

發現了電影「真善美」中的教堂就在眼前，於是大家就在車上搶拍鏡頭。

昨晚經紀人告訴大家：大陸上的江青、王洪文等所謂「四人幫」被逮捕，情勢不明，匪區現在是亂成一團。今天大家都在車上搶看有關新聞，雖然不懂德文，但經紀人以英文解釋後，大家都瞭解。

經過在維也納三天公演的轟動與成功，全團士氣極為高昂，對於那些由大陸被江青派出來與我團打對臺的匪團團員，大家更是認為命運悲慘。

一路上大家越談越起勁，情緒更激烈，所以認為更應乘勝追擊，號召匪團投奔自由。那股愛國情操簡直不能抑止。在經過與步副領隊天鵬、王顧問振祖磋商後，一致贊成。

與維也納的中央社特派員通過電話，恰巧不在，他的家人說要在深夜才能回家。恰巧克拉根福就在靠近義大利邊界，為爭取時效，乃與中央社羅馬特派員通一電話，說明全體的心意。

電話中說明四點：

一、呼籲匪「紅色娘子軍」團團員起義來歸，投奔自由，我中華民國竭誠歡迎。

二、大陸正在奪權鬭爭，為江青致命更是死路一條，江青的所謂樣板戲更是沒有前途。

三、我們應該為發揚中國真正的傳統藝術努力，這是我們的責任，也是我們的光榮。

四、連日中華國劇團演出的成功與轟動可以證明：祇有真正的藝術才能受到世界輿論的重視。

今晚的演出準八點開始，賣座約有九成。觀眾的掌聲令人感奮。觀眾中，有來自西德慕尼黑，他們是在電視臺上看得紀錄片，特別趕來看的。也有的甚至從維也納再趕來看，因為他們意有未足。

晚上在羅平經營的餐廳宵夜，這是此地唯一的一家中國餐館。

十月十四日 星期四 戀思

上午九時五十分自克拉根福出發至戀思，路程約二個多小時，這是一個小城。

我們在吃過午餐稍事休息後，就到街頭逛逛，旅途匆忙，但大家精神很好，因為到一個地方往往祇停留一天，所以捨不得不去逛一下。

八點準時演出，獲滿場喝采。

這是一個小型劇院，但演出效果良好。

十月十五日 星期五 林茲

今天上午出發到林茲 (Linz)，這是一個位於多瑙河岸的城市，工業發達，水運交通亦頗盛。

途中又經過沙斯堡，作第二次遊，但很匆忙，中午在漢宮飯店用餐後繼續趕路程，二點半鐘到達 Tourneil 旅社。團員告訴我：住於同一旅社的有蘇俄交響樂團的團員。今天演出的地點是一個音樂場，是紀念一位奧國偉大的音樂家、建築富麗堂皇，聲音效果良好，燈光、座位也都是第一流的。

聽眾陸續進場，人人盛裝，將近兩千個座位也幾乎客滿。演出後觀眾反應熱烈，但似乎不及在維也納的觀眾那樣激動。

今天演出的戲碼包括徐中非主演的「貂蟬」與徐露主演的「金山寺」。

十月十六日 星期六 林茲

林茲風景絕佳，尤其是旅社瀕臨多瑙河畔，更是令人留戀不捨，上午大家紛紛出動去拍照留念。

為了獎勵同仁的連日辛勞，今天團裡請三十幾位志願的同仁去看馬戲團表演。這是一個訓練有素，規模龐大的馬戲團，象、虎、豹、河馬、猴子、馬、獅以及各種鳥類，應有盡有，再配合以小丑的噱頭表現，令人感到很有興趣。

表演開始前，經理人還特別介紹來自中華民國的國劇團是今天的貴賓，全場觀眾給了我們最熱烈的歡迎掌聲——這也是一種國民外交的免費宣傳！

就我看，馬戲團恐怕慢慢地沒落了。——因為要訓練、並維持一個馬戲團，談何容易？何況將這些動物搬運各地，更是麻煩之至。

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及購買

合訂本請將書款交存附近郵局劃撥

一四〇四四帳戶，或寄郵票交臺北

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或撥電話

七〇七二四八〇，即可收到書刊。